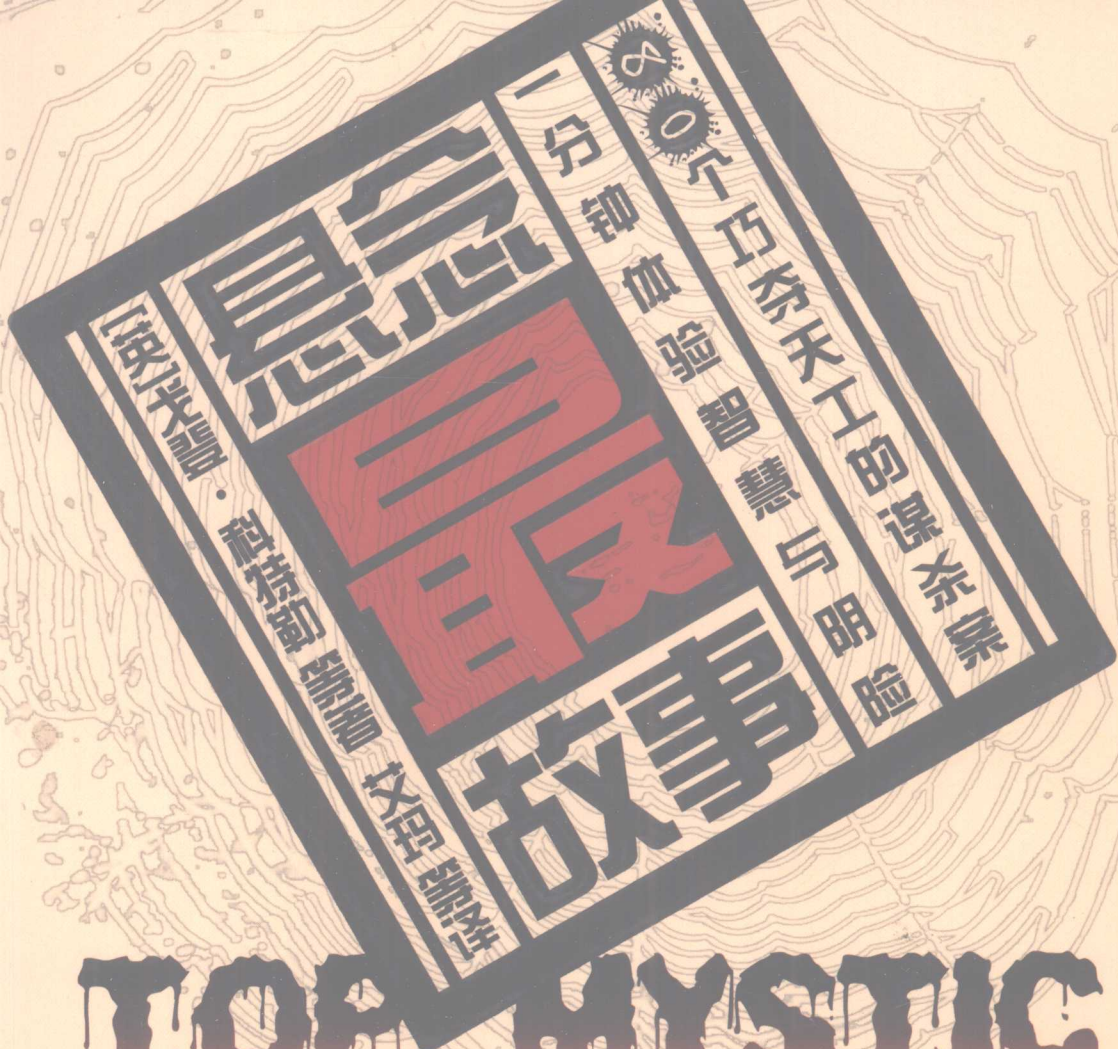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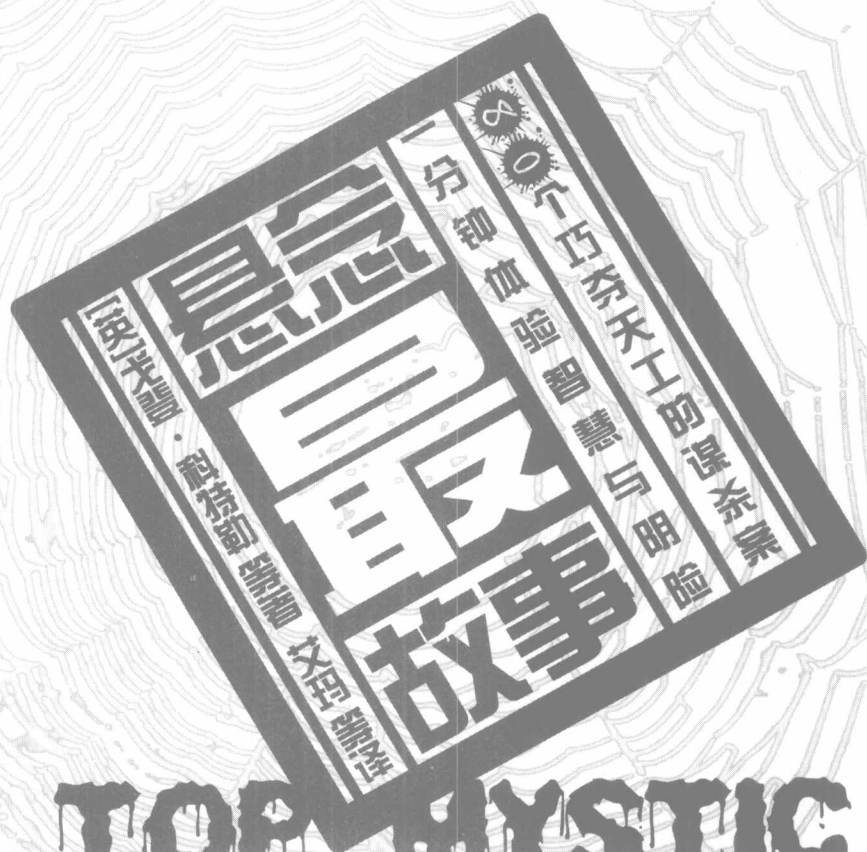




TOP MYSTIC STORIES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TOP MYSTIC STORIES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念最故事 / (英) 科特勒等著; 艾玛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195-8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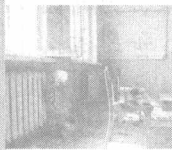
I. 悬… II. ①科…②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3719号

悬念最故事

作 者	[英] 戈登·科特勒 等著 艾玛 等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70×980 毫米 20 开
印 张	16.8 印张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893-8/I·445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我爱读悬念最故事

从来没有读过像“悬念最故事”这样短的悬念小说。

它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所有的故事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所有的故事都非常可信。没有人会把这些发生在身边、简单却又真实的故事当回事，但是作家却把它们收藏起来，编织成可读性极强，节奏极快，充满悬疑，又不乏幽默的故事，折射出的理性光辉掩卷之后令人惊叹！

一般来说犯罪动因都离不开钱，离不开欲望，离不开仇恨，离不开男欢女爱……本书的主题也没有游离于此。值得提及的是，书中所有的故事都非常短，短到只有两三千字。在这样短的篇幅中，作家却能把一个充满悬疑的犯罪故事，讲述得线索清晰，让人惊魂未定。我们可以看到，从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作家就精打细算，绝无一个废字，每个细节都与故事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如果阅读时稍不留神，放走任何一个小细节，那就不得不重头再读一遍。这真是对读者暂时记忆的最佳考验，作家的写作技巧也可见一斑。其实冷静地想想，小说中发生的凶杀案件，有些完全可以避免。但是人的欲望、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冲动、社会的压力，往往使人身不由己，缺少理智，缺少道德约束，造成终生遗憾。细细品味书中的这些故事，也许会产生一些思考，这正是本书的编选目的。

这些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写得非常轻松优雅。每篇小说营造的环境都很闲适，场景大多都是大都市、酒店、摄影棚、花店；涉及的人物有商人、教授、演员、司机、职员，等等，这些普通人似乎与谋杀

无关，人们在享受生活，或者工作。但是，谋杀案就在这些人中发生了，而且是不紧不慢地发生了。即便小说中正在讲尸体，讲魔鬼，作家依然是那么“绅士”，引领读者慢慢地品味“精致”而“讲究”的谋杀细节。有的时候，小说已经读完了，却搞不清凶手是谁，为什么杀人。这时，你必须用脑子仔细地想想，做一个全程回忆，方能得出结论，而后会赞叹作家的智慧。这是本书所选取的故事在写作技巧上的独到之处，与以前看到过的同类作品截然不同。

因为每篇小说篇幅短，所以我把它命名为“故事”。这些短小精悍的悬念故事，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读完一篇，对今天繁忙无比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剂美妙而刺激的清凉饮品。你可以把它放到枕边，睡觉前读上两篇结束一天的疲劳；或者把书放在沙发上，一旦电视节目不再吸引你的眼球时，就读读这些故事，保证让你过瘾，还会让你窃笑；当然，有些人喜欢在“出恭”的时候看书，那这本书就再适合不过了。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要因为读上了瘾，而忘记去干正经事。

炎热的夏天已经来了，泡杯清茶，读读这本小书，难道不是一件最最惬意的事吗？

阿 蓉

2008年6月12日



目录

Contents

1. 敬畏上帝的凶手 / 001
2. 法伯的退休申请 / 004
3. 魔鬼大杂烩 / 017
4. 胡同里的侦探 / 020
5. 痛苦的离婚 / 029
6. 空棺材 / 032
7. 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 / 035
8. 黑影 / 042
9. 不动脑筋的代价 / 046
10. 黑色探戈 / 049
11. 自负的穆曼医生 / 053
12. 剧本里没有这场戏 / 057
13. 地狱来的海伦娜 / 060
14. 死亡药酒 / 068
15. 偷来的脸 / 072
16. 贵族的血统，恶毒的心 / 075
17. 算账的女人 / 078



18. 遭遇麻烦	/ 082
19. 求职	/ 085
20. 快乐卖花女	/ 089
21. 中学考试	/ 092
22. 假钞案	/ 096
23. 真迹和赝品	/ 100
24. 一桩家务事	/ 104
25. 闪光的钻石	/ 109
26. 后屋凶杀案	/ 112
27. 大骗局	/ 116
28. 梦魇之夜	/ 120
29. 寻宝	/ 124
30. 赎金，为了一具尸体	/ 128
31. 特奥多尔最后的机会	/ 133
32. 朋友	/ 137
33. 伯爵们	/ 141
34. 冲绳岛上的蛇	/ 147
35. 谁都别想活着	/ 151
36. 邻居	/ 155
37. 一幅肖像画	/ 160
38. 姑娘和记者	/ 164
39. 钢琴演奏员	/ 168
40. 凶手不该健忘	/ 171
41. 朽木不可雕	/ 174
42. 意外重逢	/ 178
43. 失踪的美男子	/ 181
44. 信任	/ 184
45. 双重谋杀	/ 188



46. 狂风中的小岛	/ 191
47. 大飞机和小飞机	/ 195
48. 奥托和罗丝	/ 199
49. 彼此彼此	/ 206
50. 深渊上的吊桥	/ 210
51. 地狱里的蜜月旅行	/ 214
52. 平静的湖水不能探索	/ 218
53. 理想男人	/ 222
54. 梦想目标	/ 227
55. 怪木箱	/ 231
56. 保镖	/ 234
57. 三人婚姻	/ 239
58. 非分之想	/ 244
59. 时尚、谋杀和一份糟糕的遗嘱	/ 248
60. 恶之花	/ 252
61. 再见威尼斯	/ 255
62. 死人开口说话	/ 260
63. 和神偷一起度假	/ 263
64. 失业	/ 266
65. 情妇	/ 270
66. 幽灵	/ 274
67. 自动快速照相	/ 278
68. 凶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 281
69. 自由减一	/ 284
70. 阿芙罗狄蒂号	/ 288
71. 失算	/ 291
72. 找错	/ 294
73. 夺命女人	/ 298



74. 模范家庭	/ 302
75. 关键是餐前小吃	/ 305
76. 相互欺骗	/ 308
77. 最可口的冷饮	/ 311
78. 午夜时分	/ 315
79. 红房间里的碎片	/ 318
80. 凶手归我	/ 322



敬畏上帝的凶手

“嘎吱”——小汽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然后在寂静无人的山路上转了一个圈，停住了。玛丽安娜·泽巴赫六神无主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车外。一小时以前还只有几片小小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可现在雪却下得一阵紧似一阵，连路都看不清了。而且，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峰也不能帮她辨别方向。到下山的山谷肯定还有一段路要走。汽车滑到早已结成冰的树林里的斜坡上，两只前轮在斜坡上腾空而起，看来把车发动起来已经不可能了。玛丽安娜竖起粗呢雨衣上的帽子，抓起手套，一步一滑地上路了。她没觉得冷，倒是恐惧与绝望令她一阵阵心悸。她想起了在山下苦等她的人——彼得一家。也许他们会来帮她。后天就是圣诞节了。就是为了和她的男友彼得过圣诞节，她才踏上从城市到山里的漫漫征途的。咫尺天涯，两人都忍受不了这分离之苦。不过彼得到城里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只是结婚前他还要在山里工作一段时间。这对年轻人终于要团聚了。雪片漫天飞舞，粗暴地拍打着玛丽安娜的脸，雪地上留下她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她累坏了。就在这时，她听到从森林左边传来的声音。有救了！玛丽安娜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过林间小路上的厚雪。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湖泊，三个男人正横渡冰封的湖面。她刚要喊叫，可突然……两个男人扭住第三个人的胳膊，往湖中央拖着，他们找了一块没结冰的地方，然后把那个人使劲地往冰冷刺骨的水里按下去。男人无助地扑腾着，胳膊在空中使劲挥动着，然后令人毛骨悚然地大喊一声，沉了下去。

玛丽安娜惊慌失措地从被雪覆盖住的小路跑回到大道上，呻吟着把身



子缩成一团。

一束耀眼的汽车灯光照到了玛丽安娜，她抬起头，看到了林用运输车的四个大轮子。她无力地举起手。车慢慢地停了下来，从里面走出一个长满络腮胡子、头戴熊皮帽的人。

“救救我！”玛丽安娜只说出了这一句话。

一会儿之后，她麻木地紧挨司机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车已经开出有一段儿路了，司机才开口问道：“那辆在后面抛锚的汽车是您的吧？您今天恐怕是开不走它了。”玛丽安娜蠕动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我看到了一场凶杀案。得去报警。”

玛丽安娜突然听到车后座上有人嘟囔起来。这时她才注意到，旁边还有个人，身上裹着毛毯。玛丽安娜喊了起来。那个人长得跟司机一样，满脸饱经风霜，看不出年龄大小。他的一撮小胡子让她想起了湖中的凶杀案！难道真是噩梦绵绵无绝期吗？也许这一切都是偶然呢！那两个人缄默不语。

车又向前开了会儿，然后停在了一个孤零零的农家门口。

“我能在您这儿打个电话吗？”玛丽安娜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然啦，您请过来。”

两人把玛丽安娜带到卧室，插上重重的橡木门。

“电话呢？”她问。

“我们根本没有电话。”大胡子说。

与此同时，小胡子搂住她的脖子，并用一块布紧紧地堵住了她的嘴。玛丽安娜试图反抗，但两个人身强力壮，三下五除二就把她的手脚捆了起来。他们把她拖到卧室下面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绑在了暖气管子上。玛丽安娜听到“咣当”一声，地下室的门关上了。她开始在心里祈祷。

“我说，阿洛伊斯，怎么处置这个娘儿们？”小胡子咕咚喝了一大口白酒，问道。

“这你还用问，赫尔曼？我发现她把你认出来了。她也看到了凶杀案，这已经足够了。应该让莱茵哈默死于事故。”

古斯塔夫·莱茵哈默是一位年纪已大的山民，终生承租了阿洛伊斯和赫尔曼的一块土地。最开始，这块土地是与这两个人的父亲签的合同。阿洛伊斯、赫尔曼想在出租的那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更赚钱的度假村，于是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莱茵哈默解除合同。然而莱茵哈默就是死活不同意。



今天，莱茵哈默在一个草堆旁修理了点儿东西，在回家的路上阿洛伊斯和赫尔曼截住了他，他们边和他礼貌地聊着天，边抄近路来到湖旁。在那里他们实施了蓄谋已久的凶杀计划。

赫尔曼穿上冬靴，叹了口气，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们也把这个娘儿们扔进湖里吗？”

“不，那样太引人注目了。”阿洛伊斯答道，“我们把她碎尸万段，让她生死不明。”

他抓过玛丽安娜的手袋翻了起来，拿出钱装进自己的钱夹，然后把其他东西连同手包一起投进炉火里。她的证件、手帕和一只粉盒也被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阿洛伊斯手里最后举着一本书，他犹豫了。

“这是什么东西？”他哥哥问。

“《圣经》。”阿洛伊斯虔诚地答道。

那是一本蓝色包皮的《圣经》，哪怕是在偏僻的山村野巷，《圣经》也传播得很远很远。阿洛伊斯和赫尔曼一下子对上帝敬畏起来，迟迟不敢把《圣经》付之一炬。他们翻来覆去地看着，看看上面是否写着那个女人的名字。可这本《圣经》崭新如初，阿洛伊斯只好把它放在了一边儿。

午夜，阿洛伊斯和赫尔曼又喝光了一瓶白酒。喝完最后一滴后，他们想让那个女人“消失”。可这时突然有马达声传进了他们的屋里。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村里来了两名警察，他们是开着雪地吉普车来的。

“请进，先生们！屋里暖和多了。喝点咖啡还是白酒？”

“现在要是来点儿咖啡还真不赖，”其中一位年长的警察说道，“可我们还要赶路，因为发生了意外。有两个人失踪了。古斯塔夫·莱茵哈默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们二位今天是不是偶然……又和他谈了谈？”老警察对兄弟俩的建筑计划一清二楚。

“没有，已有两天没见到他了。”

“好吧。此外，还有一位从城里来的女士，人家在村子里已经等她几个小时了。你们也许发现了点儿什么？”

阿洛伊斯给他哥哥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满脸同情地摇摇头。兄弟俩都有点儿紧张。为了理一下思路，老警察从托架上拿起《圣经》翻了起来。也许他想得到神明的启示。突然，他出声地读了起来：“信仰、希望、爱心都在吧！但三者之中惟爱心最重。”

“我可以看看吗？”年轻警察刚才一言未发。他一见到那两段文字，便



朝后退了两步，向四周扫视了一眼，然后拔出手枪。

“先把这两个家伙控制起来！”他喊道，“随后我再对你解释。”说着他推开门沿着楼梯跑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玛丽安娜裹着被子坐在壁炉旁，那哥儿俩则被手铐铐在了一起。玛丽安娜疲惫极了，可嘴角上如释重负的笑容一直也挥之不去。“彼得，你们俩是怎么找到我的？”她抓着年轻警察的手问道。

“这可得感谢马克斯，”她的男友说道，“在翻看《圣经》时他突然把其中一段大声地读了出来，因为这段下面重重地划了横线。你知道，这是我母亲划的，我们订婚时她把这本书送给了你。看到这本《圣经》后，我便直奔地下室，完全是凭直觉。”

“凭直觉？”马克斯严肃地问道，“不，这是命运的安排。”

卡·克莱曼



2 法伯的退休申请

法伯就像一名餐厅侍应生，急不可待地想要将客人面前的餐台收拾干净交差，尽管客人们尚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去意。法伯就是这样打出一张王牌。装在他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法伯很清楚，手机铃声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希望能速战速决地赢掉这场牌局，为了不让西维扫兴，也为了不让他自己扫兴。妻子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里总是洋溢着—往情深的柔情，只是偶尔，那目光会让人觉得比针扎在身上还要难受。

妻子的弟弟马克还在思索着是否应该垫张牌。显然，他没有觉察到，



姐姐和姐夫已经开始心不在焉。法伯从口袋里拎出电话，重重地按了按接听键，“什么事？”对方在电话里讲了很久，法伯静静地听着，不时“嗯”的一声，他尽量回避着西维那双愈发冰冷的目光。“是她本人打电话报警？”最终，这场对话还是要回到大家都不愿意触及的话题，“不必了，我可以走路过去。从我住处走过去，只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没错，很方便。”说完，法伯关掉电话。马克最终决定还是垫上一张梅花（实足一张臭牌，这个可爱的老马克）。终于，牌桌上的人们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椅子上。大家心里都明白，那通电话意味着什么。

西维是明家，法伯从西维摊开的牌里抽出一张，然后将自己手里的一把牌摊在桌面上，又掰开马克的两只手，亮出他的底牌。“海伦肯定会跟这张牌，我就打这张，再这样，这样……”法伯的两只手在四家牌之间飞快地跃动着，“然后，我叫六张桃花，赢定了。好了，我该走了。”

“缺了你，难道他们就不会破案了？”西维质问道。

“案子当然能破。”法伯歉意地望着牌友们，“对不起，海伦，马克，让你们扫兴了。西维，你要明白，我得执行任务。”

“为什么一有事情，你就得过去？”

“这是一起杀人案。”

西维脸上的怨气更加明显了。“你又得整个晚上泡在警察局。”

“不会的。这是一起夫妻间的纠纷杀人，很快就能有个了断。我的任务是要确保手下们坐怀不乱就可以了。”法伯边说，边从座位上站起身。他的动作很是费劲。今年四十七岁的法伯身材虽然瘦高，但毕竟已经有了中年人常见的啤酒肚，所以有些时候，他行动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太灵便的吊线木偶。更何况，今晚他的确是不想外出。

“把那封信带上，”妻子西维急切地提醒法伯，“路上可以顺手扔到信筒里。”

“我保证，明天一早一定把信寄出去。好了，晚安，各位。”法伯知道，西维这会儿一定窝着满肚子的火气，他稍稍迟疑了一下，还是加了一句，“亲爱的，今晚不要等我回来了。”

“不用你操心。”西维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法伯的住处是位于西点大街上的一座公寓，威利格提供给他案发地点则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和哥伦布大街的交叉口，如果法伯加快步伐，不



出十分钟，就可以赶到现场。只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花香的夜晚，法伯并不急于赶路，相反，他很想细细品味并且享受迈出的每一步。有威利格和普罗斯两位侦探守在现场，法伯完全放心。想必，法理处还有尸检处的伙计们这会儿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对于分内的工作，这些伙计们早已经驾轻就熟，完全用不着法伯中尉在旁边指手画脚。这是一起家庭案件，凶手十有八九应该是家庭内部成员，比如配偶、情人、寄养在家庭里的成员，甚至是父母或者子女（以法伯的经验，家庭成员的可能性可以高达百分之九十六）。总之，凡是在案发时待在家里的成员，都有嫌疑。至于眼下这起案件，死者的妻子便是最大嫌疑人。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警方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让凶手彻底招供。法伯常常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拔牙，而威利格向来最擅长拔牙，他自然不希望有法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威利格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侦探。不过，做这种工作，能力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只要认真，有恒心，就一定能成。

西维是对的。那封信早该寄出去了。只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法伯一拖再拖地延误到今天？工作对于法伯来讲早已经变得枯燥无味，再没有了挑战性。法伯最擅长逻辑推理。他曾经凭借推理天赋，再加上一点点的灵感，成功破解两桩棘手的谋杀案，从而在警局里名噪一时。这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缤纷璀璨却又玄机四伏、讳莫如深的大都市，它的辉煌和气派可以令古老的罗马帝国和神话般的巴格达古城为之汗颜。然而，作为凶杀组的负责人，法伯每天碰面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无非是谋杀亲夫的潘金莲式的人物，为了毒品铤而走险的瘾君子，还有战战兢兢去打劫的小青年。循规蹈矩的犯罪手法和那些早已让法伯的思维变得僵硬迟钝的侦破过程。他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这样地生活。终于，就在今晚这个可以嗅到花香的夜晚，法伯下决心让自己的思维重新活跃起来。确切地说，他准备在艾文顿区买下一间出售图书和贺卡的店铺。西维已经对这个区的商业形势做了很长时间的考察。经营这样一间书屋是她一生的梦想。在混混沌沌地做了二十几年的公务员之后，西维有权利按照她的梦想去生活。

法伯在警察局工作二十三年，退休金不算丰厚，西维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她还要等上二十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们这些年仅有的点积蓄全部用在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上，现在，总算熬到小女儿毕业。所以，法伯靠自己的力量没办法盘下这间心仪已久的店铺。好在，马克的桥牌虽然打得很臭，但是做箱包生意却是一把好手。法伯夫妻俩已经打算好，准备从马



克那里筹措购买店铺的首期费用。

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红色砖房，外墙显然新近被修葺一新。三辆警车停在大门口，车顶上的警灯还在一闪一闪，好像生怕周围的邻居们不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法伯走近案发地点的时候，围在房子门外的一群人，大概三十几人，刚刚在警方的劝说下散开。威利格正在大门口等着法伯。法伯和威利格打过招呼，两个人一起钻进威利格的那辆没有警察标志的汽车。

“这栋楼一共有五层。”威利格介绍说。法伯隐隐觉得，威利格的语气里面好像闪烁着些许的不满。法伯的职位虽高，但他毕竟不是威利格的顶头上司，威利格没有必要向法伯汇报。或许是法伯多心了？“凶杀案发生在其中的一间花园公寓里面。”所谓的“花园公寓”，不过是地产商们为了美化那些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公寓而起的一个悦耳的名字。通常，公寓大楼的外侧都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搭起一个木棚，各家各户的垃圾箱就摆放在木棚下面。被称作“花园公寓”的单元，它的前门正对着小院，但是地势却要比小院的地面矮四个台阶左右，公寓的后门则附带一个巴掌大小的后花园。说是花园，十有八九都破旧不堪。

威利格继续汇报说，死者名叫维克多·美臣，现年四十岁，被子弹一枪击中身亡。经初步观察，威利格相信，子弹是从死者颈部主动脉穿过，至于更详细的情况，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之后才能知道。总之，在案发现场汪了一大摊鲜血。死者的死亡地点是正对着院子里垃圾箱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躺椅，死者的遗孀称，死者习惯在这张椅子上阅读。死者仰面倒在躺椅前面的地上。死者的遗孀伊纳说，事发时，她正在对着后花园的主卧室里看电视，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她想不出会有什么人要杀死她的丈夫。公寓的门是锁死的，她不知道凶手如何能进到房间里。威利格说，由于这栋楼房和旁边那栋楼房共用一堵墙，紧紧相连，除了正门之外，再没有其他侧门或是入口，所有来人必须经过摆放垃圾箱的小院，从正门进到楼里。

威利格习惯将哪怕是显而易见，没必要一提的细节都一一罗列出来，生怕稍有遗漏会被别人捉住把柄。

“楼上的住户有没有谁听到枪声？”法伯问。

“这么热的天气，又是星期五，哪里会有人在家？”



“从后花园里能不能进到房间里面?”

“倒是有一扇玻璃拉门，正对着主卧室。”威利格回答。

“这就是说，如果外面的凶手想要从后花园溜进去，必然要从美臣夫人的身边经过。”

“如果他有办法打开那扇门进到后花园的话。”威利格说，“那扇门一直上着锁，差不多已经锈死。我估计，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动过这扇门。而且，死者的遗孀根本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在死者的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是关着的，窗户外面还有安全栅栏。所以，凶手想要进到房间，只有从正门进入。但是，死者家的房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不仅如此，警方在接到美臣夫人的报警电话赶到现场时发现，就连房门上的防盗链也从里面挂得好好的。也就是说，她一直将自己和死者封闭在房子里面。”

“这就是说，凶器也应该在房子里面……?”弦伯的眉毛向上挑了挑，他在期待着一个意料之中的结局。

“廊该是这样。”威利格表示。“我们已经征得美臣夫人的同意，对房间进行搜查。普罗斯带着几名伙计大概巡查了一番，到目前为止尚一无所获。不过，我们还会另外进行一次彻底搜查……”

“恐怕你们还是会一无所获。”既已接下这件案子，法伯不想眼看着他的同僚们循着错误的思路却听之任之，“既然她能够同意你们搜查，说明凶器肯定不在房子里面。或许在她打电话报警之前，就已经将凶器处理掉了，很有可能是丢到公寓外面的什么地方。”

“等她从外面回来，她重新反锁上房门，甚至挂好防盗链，再打电话报警?她原本可以编造说，美臣先生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来却被凶手一枪击毙。可是，她这样将门反锁上，岂不是将惟一能够自圆其说的机会都丧失掉了吗?”

法伯想了想，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况且，人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更加难免做出蠢事。想想看，她刚刚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她生平第一次杀人，她的思维还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换句话说，这种人又有几个是头脑清楚的?这么多年，她每每从外面走进家门，总要习惯性地上好锁，挂好防盗链，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一次自然也不会例外。”

威利格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他在暗自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他迅速表示，“我这就派人到周围几个街区搜查。”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我早该想到这点。”